

秋天的爱情

赵淑芳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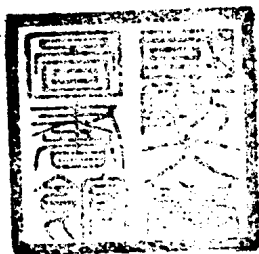


2 033 2415 2

秋天的爱情

赵淑芳

长江文艺出版社



6111111111

秋 天 的 爱 情

赵淑芳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襄樊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2插页 113 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4—0036—1/I·34

统一书号：10107·578 定价：1.05元

出版说明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生活在祖国北陲的蒙古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建国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涌现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为文坛所瞩目。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为了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贡献一点微薄之力，特编辑出版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部分作家的专集或合集，共十一种。尽管这些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但都各具风格，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该地区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

目 录

他们，又相遇了.....	1
草草和她的伙伴们.....	16
心灵深处的闪光.....	37
飘散吧，那几片浮云.....	56
暴风雨过去之后.....	72
哦，响水河.....	89
秋天的爱情.....	103
生活，从这里开始.....	119
小巷曲曲弯弯.....	140
归	153

他们，又相遇了

—

沿着窄窄的鹅卵石小路，尹文竹愉快地走着。小巧的羊皮鞋跟在石板上敲出了一串串轻捷欢快的音符。她从白色的小坤包里掏出手帕，想拭拭鞋尖上的尘土，无意间一回头，吃了一惊：她感觉到有两道强烈的目光在注视着她。她是很不习惯这种注目的。这算干什么呢？太不礼貌了！她有点恼了，站起来，狠狠地抬起目光。这时，她看见一张男人的脸，在小路那面的雪松林边，死死地盯着她看，她呆了。

“……尹文竹。”

刚刚落了一阵雨，雪松林显得更加郁郁葱葱。丝丝缕缕，或淡或浓的雾霭，犹如一群风姿绰约的少女，乘着雨后清新的微风，将雪松潮润的淡香和那个男人粗重的声音一起送了过来。

尹文竹一动不动，傻了一般。

向远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精灵般的情影，白色的裙裾，白色的鞋子，白色的发带，微风中袅袅婷婷地向前移动，象一片飘忽的云。向远一时恍如走入梦境，忘却了现实，忘却了身边的同伴汪总，梦游一般地朝她走去。

此次南京之行，向远可以说是春风得意。据可靠人士透

露，所里最近一次党委会上，已经把他列入了“第三梯队”的候选人。这次到南京来参加存储示波器的鉴定会，就是老所长提名让他陪汪总工程师来的。他和汪总平时接触不多，老头那双长长的眉毛和深陷的眼睛，常常使他感到有些畏惧。这次，他想利用开会前的几天时间，陪老头好好玩玩，融洽一下感情。在通往未来的路上，向远不希望有哪怕是极小极小的一点障碍。

想不到……

两双目光相撞了，但迸射的不是火花。

“文竹，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向远紧握着尹文竹的手，一股温热的柔情顺着手臂滑过来，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胸。

尹文竹脸一红，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低头捏捏被向远握过的手指，笑了一笑。

向远的心立刻沉了下来。他意识到了这种笑的含义。

沉默，久久的沉默。

一阵橐橐的皮鞋声由远而近，汪总走过来了。向远迅疾地扭头看了一眼，柔声道：“文竹，明天的这个时候，你能否在这儿等我？”

尹文竹又笑了笑，既没答应，也没反对。

立即，仿佛有一条鞭子正从颜面上抽过。向远苦楚着脸，半天才凄然道：“文竹，难道，我连见你一面都不行吗？我有话要对你讲，求求你，等我一下，啊？”

尹文竹终于极勉强地点了点头。

二

整整一天，向远都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奋中。五年前发生在他和尹文竹之间的一切，包括她的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都象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可见。五年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早已把她淡忘了，今天才意识到，那段往事仿佛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尽管岁月使它蒙尘，但一经细雨冲刷，便会显出更加瑰丽的色彩。

那是大学生活就要结束的那年春天，据说交通问题引起了新市长的注意，市内公共汽车的班次一下子增加了近一倍。向远家距学校较远，这下可改乘公共汽车上学，快活极了。

从家到汽车站要穿过一条小巷。那天，向远没穿外套，只穿了一件灰蓝相间的棒针毛衣。毛衣织得很宽大，松松垮垮的，这使他感到了一种轻灵的快感，自我感觉好极了。

向远的目光在小巷里随意地移动着。小巷里熙熙攘攘，餐馆、店铺、人流、广告牌，冒着腾腾热气的羊杂碎汤锅和扯着嗓子卖处理服装的小摊贩，……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值得看的，一切都象似有似无，一切都是可看可不看的，很乱，很热闹，也很轻松。

慢慢地，向远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巷边的一个空场子上，有几个姑娘正在那儿玩羽毛球。更确切地讲，向远的目光集中在了那个穿一件银白色运动衫的姑娘身上。向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注意她，也许是因为银白色夹在一片流行的大红色中醒目？也许是因为她的模样长得动人？确实，她很美，黝

黑的皮肤透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微微翘起的湿润润的嘴巴，仿佛随时准备接受什么。

向远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牵着，已经走出好远了还忍不住又回过头来。

以后，每天早上，向远都准时走进小巷，远远地，不是凭视觉，而是凭感觉他就知道了她的存在。他放慢脚步，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战栗，欣赏着她无比动人的面颊和高雅优美的身姿。有时，向远走进小巷，不知是她早走了，还是没有来，看不到她的身影，向远就象失落了什么，一整天都情绪沮丧，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早晨。

忽然有一天，小巷里的空场子上不见了她们的影子，不知是什么人在那里搭了一排铁皮房子。向远久久地伫立在铁房边上，怅怅地，仿佛生活一下子越出了轨道。为什么会这样呢？莫非是我爱上了她？爱上一个陌生的姑娘？他不承认。这未免有些荒唐。

三

春天过去了，向远的学习成绩突然直线下降，人变得忧郁起来，常常独自发呆。

“王子，是失恋了吧？看那副丧魂落魄的样子，真可怜。”

申琳大度地前倾着身子，一脸的关切。向远“哼”了一声走开了，他讨厌她这副模样，申琳是本院人事处长的女儿，王子这个绰号据说就是她给编排的。

向远从不要贫嘴。沉默、阴郁。可讲出话来分量很重。

现在的女大学生们对这种类型的男子感兴趣。他只要轻轻咳嗽一声，就不知道有多少女同学会转过头来，可是他和她们都达不成这种关系，一个也深不下去，真见鬼了，连他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

向远不承认自己这就爱上了那个小巷里的姑娘，但他承认她打破了他内心的平衡。

事情巧极了。一个星期后的中午，向远去姐姐家，小外甥病了，感冒，咳嗽。姐姐急着上班，只好托他去小学校请个假。正是午休时间，他赶到了小学校——下午有课，他已顾不了那许多规矩。

他敲门，里面有个含糊的声音：“请进。”

他一推门，愣住了，女教师正在洗头发，大概是听到敲门声才抬起头，满头湿淋淋地直往下滴水。向远有些不好意思，垂着头，不敢看她。

“对不起。”

“没关系，坐吧。”女教师仰起脸，把湿漉漉的头发朝后甩甩，几滴细细的水珠落在向远的手臂上。他一抬头，呆了。

她问了句什么，他没听清，他的心口跳得厉害——他认出了她——就是那个小巷里的姑娘。天底下竟有这么巧的事！半天，他才想起给小外甥请假的事儿。

以后，向远便常到小学校去找她。尹文竹是个单纯的姑娘，她从来不爱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也从来不把别人想得太复杂了。她生性快活，无忧无虑。向远和她在一起，总感到轻松愉快，似乎灵魂也得到了净化。许久以来郁积在心中的那些有形的无形的不快也都释放开去。他感到了无与伦比

的幸福和满足，这幸福和满足又渗透着，不断增强、扩大，弥漫在无限的空间里。向远毫不怀疑，这种幸福会永远地伴随着他，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四

雪松林边的邂逅，使向远再也无法摆脱掉尹文竹的影子，那些温馨愉快的往事，一桩一件历历在目，象一团团湿雾。低低地，浓浓地盘绕在心上，挥不掉，掠不去。他担心汪总会看出他的心事，想极力装得轻松愉快些。他大声地说笑，象一个浅薄的喜欢表现自己的蠢货那样，喋喋不休地介绍什么风景的来历、传说，甚至连卖雨花石的小姑娘，他也不成体统地品评一番，想借此把她从心中挤出去。可是不行，完全白费精力！她的影子仍然在他心中膨胀，膨胀，以至占据了一切空间，堵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强拽着话题和汪总搭讪，又总是有气无力，心神迷乱，象丢了魂似的，说着就会忘了自己刚才的话，又不好意思问自己说到了哪里，只好呆头呆脑，面红耳赤地僵在那里。汪总仿佛早已窥见了 he 内心的秘密，望着他，不可琢磨地笑。真是糟糕透了。然而比这更糟糕的是他在这种糟糕面前无能为力。

五

大学毕业前的那两个月，对向远来讲是个梦，一个永远说不清的梦。向远已经记不清他是怎样突然同意和申处长的女儿申琳建立朋友关系的。“人生的机会不多，认准了就

要抓住不放，不惜一切代价。”这段话是向远高中时从一本小说里看到的。小说的书名他早忘了，但这段话他永远忘不了。考大学时，他妈妈得了肺癌住院做手术，为了复习，向远忍住一次也没去过医院。后来妈妈死了，他一想起来就痛不欲生。然而，不管怎么说，他考上了大学。

申琳聪明漂亮，班里的不少男同学都喜欢和她玩，可向远对她怎么也爱不起来。她的眼睛窝有点凹，眼珠又黑得特别，这使她盯着人看时总有一股幽深复杂、神秘莫测的味道。向远不喜欢这样的姑娘，和这种姑娘交朋友一定特别累，比考大学还累，你得生出两个脑子，一个对付她的嘴，一个对付她的心。也许恰是这种冷漠，才使她觉得他特别来派，特别具有男子的阳刚之美。

向远没有和尹文竹作任何解释。她从来没有找过他，甚至都没有询问过他上哪个系，学什么专业。她不爱把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复杂严重，她只是爱向远这个人，喜欢和他玩，这就足够了。至于往后，她很少去想。向远喜欢尹文竹的正是这一点。他觉得，她单纯可爱得象个小天使。

“离开你，是为了永远和你在一起。”向远记不清这是谁说过的一句话。他以为，用这句话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最合适。他现在离开尹文竹，正是为了能留在市里，永远不离开她，永远和她在一起。在向远的所有计划中，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尹文竹分开过。

等向远终于如愿以偿分在省里一所条件最好的研究所时才知道，和申琳的关系远不象计划中那样容易了结的。其间的是是非非搅得他几乎抬不起头来。终于，在他到研究所第二年的秋天，他们结婚了。可是不爱她，无论如何爱不起来。

申琳是个懂事的女人，她和向远的关系一经确定，就再也不随便对他撒娇斗气了，而是更多地关心他，照顾他，疼爱他，任什么，都有个内外分寸。昔日的老同学谁不羡慕向远的幸福？也许，我是幸福的，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他想。实在，向远对幸福的感觉已经麻木。

六

鉴定会还没有正式召开，晚上，向远只好陪汪总宿在秦淮河边的汉中门旅社。好在房子不紧，他们可以一人包一小间。

旅馆很小，也很幽静，使人觉得这小楼不是在繁华的南京城，而是在遥远的海滨或林区。秦淮河虽在不分昼夜地奔流，却安静得不发出一点点喧嚣，间或传来一两声拖轮的鸣声，使这夜越发宁静。一白天已经习惯了大都市的嘈杂声，骤然走进这宁静的夜中，似乎这宁静倒有些震耳。

向远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想的是第二天和尹文竹的见面。“有这个必要吗？”他一次又一次地问着自己。

“你已经有了家庭，不久又要有孩子，妻子对你很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向远开始后悔上午不该轻率地约尹文竹见面，他实在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热切地约她。本来，她似乎并不愿意。真是蠢透了！无聊透了！鬼知道这一见会惹出什么事来。

对了，是怕惹事。向远终于明白了自己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的原因。

临就寝时，向远曾到汪总的房间里打了个招呼，说他明天准备去看一个同学，不能奉陪，请汪总自己选个地方逛逛。

“年轻人，别担心我，放心去看你的同学吧。”老头朝他看着，笑了一下，笑得很有点意思。

放心去看你的同学吧，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你的”，而且还很有点意思地笑了一下。那种目光好象是把他的衣服剥光了，牵出灵魂来审视一般，什么都瞒不过那双眼睛。他一定什么都清楚了。回去以后，老头只要牙关一松，就什么都完了。利用出差之机，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私自约会，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怪不得他要提前走，把汪老头哄得团团转，原来……天哪！全完了，这辈子别再指望洗刷清楚。至于什么“三梯队”的候选人，作梦去吧！

天快亮的时候，向远终于拿定了主意：不去赴约。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向汪总解释，再陪他怎么好好玩一天。他相信，一切都可以遮掩得象不曾发生过一样。至少，可以让他说不出什么。可是，尹文竹那里该怎么交待呢？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她。她会等他一天的，她太诚实了。向远实在不忍心欺骗她，更不忍心让她空等一天。

向远站起来，想了一会儿，慢慢走近床头小柜，从衣兜里摸出一枚两分的硬币，轻轻地抛起来——他把自己的全部抉择，都交给了这枚硬币。

七

当两分钱的硬币，在柜上旋来转去，最后国徽的一面朝

上时，向远才最后拿定了赴约的主意。刚走上雨花台，远远地，在众多的游客中，他一眼就认出了尹文竹。她穿一件藕荷色的无领毛巾衫，苗条修长的颈部更显得楚楚动人。向远一走近尹文竹，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立即充溢在全身，使他发软，发颤，甚至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鼻子酸酸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对待今天的见面，也清清楚楚地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如何说，如何做，可又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着他，拥着他，牵制着他。鬼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捏住了尹文竹的手，见尹文竹躲闪了一下，他反而捏得更紧了。她的手是冰凉冰凉的。

“文竹，不是做梦吧？”

尹文竹垂下眼帘，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向远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尹文竹的脸。使他难受的是，这张脸上既没有五年前的欢愉陶醉，也没有昨天的惊异之色，呈现在脸上的表情无怨无忿，无喜无忧，仿佛不是他在温柔地挽着她，而是一个陌生的路人无意将她碰了一下。……一切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

对面的小径上，走来一群嘻嘻哈哈的小青年，向远皱皱眉，挽着尹文竹躲到路边，等这群人走过去了，向远低声道：“这里人多，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吧，你喜欢去哪儿呢？”

“秦淮河。”尹文竹脱口而出。“就是朱自清笔下的那条河。”一说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尹文竹的眼睛亮了，微微一笑，显出一种少女般的情态。

她没有变，还是那么纯真。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懊悔在他的心头涌动着，交织着，又酸又痛，仿佛被一只硕大的拳头迎

面揍了一下。

他们走出雨花台陵园，穿过马路时，向远有意无意地把文竹的手臂挽了一下，她没有反对。就在那一刻，向远什么都忘了，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心里只有尹文竹，在她的面前，他的一切理智都显得毫无力量。

秦淮河水无声地流动着。河面上，几只竹排正顺水而下，人立其上，撑篙滑行，桨一起一落，如蜻蜓点水般的悄然而行，拉不出一线波纹，却见舟身伴着波晕，荡漾，摇曳，不多久，便摇到望不见的尽头，仿佛溶进了一幅美丽的江南画卷里。尹文竹看得呆了，半天才梦呓般喃喃道：“这就是秦淮河……”

“该怎么形容？”向远逗她道。

“美。”

“太直。”

“梦。”

“太俗。”

“歌。”

“还有点意思，我听。”

尹文竹又恢复了她活泼的天性，低低地哼唱起来。歌词是她信口编的，曲调是临时套用一首古典乐曲。她的嗓子不算好，但甜美，纯净，向远的心一时间被触动，那种久已向往的遥远而又熟悉的感觉恍惚中又升了起来。他侧过头，梦幻一样地朝尹文竹看着。她头上柔软的卷发蓬松有致，欲整未整，似梳非梳，显出一种凌乱的美；湿润润的嘴唇抿一抿，象随时准备接受什么，溢着流光的眸子清亮亮的，显得纯真无邪。向远默默地望着她这模样，想象着她以前的样

子，等尹文竹唱毕，回过头等着他的评价时，向远突然停住步，一阵冲动：“文竹，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尹文竹正沉浸在对秦淮河美的幻想中，向远的话，她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已经忘了吧？”

尹文竹慢慢地垂下了目光。她怎么能忘记过去？那是她的初恋呀！结果却……现在，她的心好容易平静了。她害怕提起过去。那是历史，她早已将它割断，想不到他又要把这段割断的历史连接起来。仿佛一束带电的导体，一旦接通，就会迸出火花。尹文竹后悔不该来赴这个约。尹文竹再次抬起头时，目光变得异常成熟冷静。“我肚子饿了，你呢？去吃点东西吧。”

八

向远和尹文竹吃完盐水板鸭返回秦淮河边是傍晚时分了。秦淮河显得更加温柔，端庄，恬雅，妩媚，碧沉沉如一渠玻璃溶液。尹文竹走在前面，给向远讲述着她的学生们。向远什么也没听见，他在醉一般地欣赏她高雅的仪容和优美的步态；欣赏她浅笑的神情和说话时嘴唇的启动。他觉得，自己一生盼望的就是这个时刻，除了这个时刻，世界上什么也不存在了。一种使人战栗的灼热充满了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文竹。”

她回过头，目光正好和向远的目光相遇，她看到了一种曾经是那么熟悉的东西。